

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冯 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06.7/27

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冯 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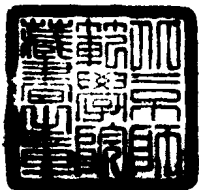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6824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836824

封面设计：苑宝湘

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40,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1}{2}$

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200

书号 10019·8212

定价 0.59 元



目 次

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

——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 1

关于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流及其他

——在一九七九年获奖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 27

短篇小说——文学创作的突击队.....58

关于文学的创新问题.....62

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102

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的意见片段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131

在一九八〇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

的讲话149

漫话新诗创作166

新的年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对文学期刊的一点希望180

答《滇池》问186

给《清明》的信195

序《新蕾集》198

一项大有益于读者的工作202

《秋声漫记》再记.....205

谈谈戏曲工作的发展问题	214
提高思想艺术质量是电影事业的当务之急	229
让灿烂的星光照亮人们的心	
——和青年朋友谈《今夜星光灿烂》	234
写在《电影文化》出刊前面	242
瞭望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为《瞭望》创刊而作	246
摄影艺术应当正名	249
为油画创作说几句话	255
《桂林山水》邮票题记	264
后记	266

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

——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

一

一九七九年——我们刚刚送别了的一年，是我国文学创作从日趋活跃到逐渐繁荣的一年，从欣欣向荣到蓬勃发展的一年，从辛勤探索到结实累累的一年。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并不夸大的：一个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兴旺繁荣的新局面正在出现，这不只是历历在望的前景，而是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否认的令人欣慰鼓舞的现实了。

这是我在阅读和重读了过去一年中间世并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重视的一批文学作品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概括的印象。

自然，这只不过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和自问尚能持有常人见解的评论工作者私下作出的论断。这一论断也许不会为某些读者所首肯。但是，我确实是不愿意掩饰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所产生的那种不可抑制的喜悦之情。而且我还想添加说：去年一年间我们

在文学创作上所获得的成果，不但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中文学创作的显著成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和建国后十七年中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光辉成绩相比，就其思想探索的深度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来说，也应当说是有着明显的发展和突破的。

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繁荣程度的主要标志，首先恐怕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在于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深刻性和战斗性。建国后的十七年，我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可以使我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永远引为自豪的。我们的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作家和艺术家，创作出了大批的可以传之久远而不会褪色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在当时曾经起到过鼓舞人民、教育人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巨大作用，而且在今后的历史年代里，也会永远被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为人民所珍爱。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些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比起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生活和社会风貌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居于更为显著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真正能够丰富地广阔地反映我国十七年中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走过的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的作品，真正能够深刻地正确地表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创期的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还有待于我国文学界有志之士的进一步的实践和奋斗。

我们许多有才能的有着丰富斗争生活经验的作家，除了屈指可数的一些优秀作家以外，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他们的深刻而真实地反映我国人民十七年中所走过的光荣而艰苦的战斗道路的作品，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对于中国人民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作出清醒、准确、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就迎来了那个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时期。

二

以伟大的四五群众运动为序曲，以万恶的“四人帮”的被铲除为起点，我们的文学创作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拨乱反正的节节胜利，随着经验总结的步步深入，我们的文艺战士和人民一起欢呼，一起战斗，一起摆脱了身上的重重枷锁，一起投入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一起医治我们身上的创伤，一起清扫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然后又一起手挽手、肩并肩地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进军！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文学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过了和人民共

同度过的十年的患难和风雨，我们的文学事业就象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由于和母亲大地的紧紧拥抱，身上被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力量。它决心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以人民的爱憎为爱憎，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走上了一条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新的战斗道路。

就象火山突然汹涌迸发一样，随着庆祝的锣鼓和鞭炮的震响，文学创作迅速地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人民面前。人民无限憎恨“四人帮”，于是，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批的充溢着革命义愤的批判“四人帮”及其政治阴谋和篡党罪行的作品；这些作品激发了人们揭批“四人帮”和肃清其流毒的斗志，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第一次出现了鲜明的阴谋家、野心家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在广阔的场景里反映了如象复辟和反复辟这样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人民深切怀念老一代的革命家和饱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于是，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以歌颂和描绘老一代革命家和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而献身的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排除了种种阻难，开始为塑造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而进行着热情的实践和探索。禁区被逐步打开，终于出现了新的突破。当人们从书刊上、舞台上看到了栩栩如生的真实感人

的革命领袖人物形象的出现并因而流下了感奋的眼泪时，我们怎么能够不充分地估价这一突破在我们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意义呢？当人们从如象《我们的军长》、《报童》、《曙光》、《陈毅出山》等作品中看到了周恩来、陈毅、贺龙等同志的高大而又亲切的形象，并因而进一步明确了这样的信念：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伟大而崇高，就因为他们是人，是永远和人民心心相连、息息相通的伟大而又平凡的人，而不是矜持作态地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神，我们怎么能够不为我们的作家在创作领域中作出的这一重大突破而满怀感激之情呢？

我们的时代象波涛滚滚的江河，在奔腾前进。人民在进行着清扫基地和开拓道路的斗争。人民也在进行着思考。痛定思痛，人们逐渐发现，十年动乱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害，决不仅限于使全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比这种遍体鳞伤的外伤更为严重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十年间所散播的思想流毒就象一场瘟疫的病菌一样，已经蔓延到我国的各个角落，对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道德风尚造成了悲剧性的摧残和污染。一代人（特别是青少年）遭受了严重的内伤。这种使人触目惊心的客观现实，不可能不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无论是深刻的正确的反映，还是浮泛的片面的反映。反正，要使这种令人痛心的现实生活的阴暗面不在文学创作上得

到反映，是不可能的。于是，一批曾被不公正地指责为“伤痕文学”的作品接连地出现了。短篇小说《伤痕》并不是一篇在艺术上很成熟很完善的作品。它的可贵，在于它是第一个用艺术形象概括地反映出人们精神内伤的严重性并且呼吁疗治创伤的重要性的作品。它代表人民发出了使人警醒的第一声呼唤，因而，它是值得重视的。就作品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描写的生动完美来说，先后出现的另一些作品如《班主任》、《人民的歌手》、《醒来吧，弟弟》、《最宝贵的》等，也许是更加成熟和值得称道的。这些作品，从不同生活侧面和角度，表现了人们的精神创伤问题，塑造了更加富有血肉的人物形象。这些引人深思的形象，象警钟一样地向人们发出了深情的呼吁：不要在我们身上的伤痕面前闭上眼睛吧！给我们以关怀，给我们以疗救吧！同时，睁大眼睛，鼓起斗志，去和那些残害我们的刽子手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吧！

怎么能够把这些可以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的作品称作是“伤痕文学”呢？难道把这些伤痕掩盖起来（也就是把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掩盖起来），反而对人民更加有利吗？

这些鼓噪一时的责难之所以不公正，还由于在这些反映人民内伤的作品出现的同时，也还出现了一大批反映人民的昂扬斗志的作品和反映人们如何在浊流和迷雾中顽强前进并最终走上了战斗道路的

作品。最使人激动的是，经过了一段沉闷的时刻，终于出现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歌颂天安门事件、歌颂四五群众运动的作品，以及反映思考的青年一代如何在这场壮烈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使自己成为战斗的一代的作品。我们的作家，以可尊敬的勇气和激情，创作了象《于无声处》、《有这样一个小院》、《弦上的梦》、《愿你听到这支歌》这样一些动人心魄的作品。在我们面前开始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物形象：他们已不再为遍体伤痕而痛苦呻吟，他们从人民、从党获得了信心和力量，从而摆脱了身上的精神负载，走上了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战场。

天安门广场成了和敌人搏斗、也和自己的灵魂进行搏斗的战场。这样的战场岂止是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看到，哪里有人民的正气，哪里有革命的传统，哪里就会出现这样的战场。我们从《窗口》中看到，在小车站的售票窗口前和月台上，出现了这样的战场；我们从《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看到，在边疆的大森林中，出现了这样的战场；我们从《神圣的使命》中看到，在森严的公安机关和劳改场所，出现了这样的战场。在这些战场上战斗着的战士，以他们鲜明多姿的感人形象，使我们感受到了革命英雄主义的辉煌光彩。

三

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是带着这样的动人的色泽，进入了一九七九年的。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文学创作，是以一种热情澎湃、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战斗姿态，走进了一九七九年的。我们的文学创作以其日益坚强而饱满的战斗性，日益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深切注意和重视。我如果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找不到哪一个时期的文学倾向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如此密不可分地牢固地联结在一起，我想这是并不夸大的。我们都很熟悉高尔基讲过的一句话：“文学，是社会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的形象化的表现。”我想，过去一年中所出现的无论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远远胜过了前两年的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也无论是以短篇小说或中、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它们所以引起了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关怀和共鸣，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些作品首先是鲜明而真诚地表达了我们时代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吗？

过去的一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是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一年。在我们

的饱经忧患、终于冲破了阴云迷雾的社会生活中，在九亿人民的充满激情的心灵中，既饱含着对于光辉未来的坚强信念和向往之情，也残存着有待于进一步清扫的历史的暗影。人们的频频回顾并不是为了止步不前，而是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的教训，理清那些往往会成为我们前进途程中的障碍和羁绊的盘根错节的矛盾。同时，新的时期和新的形势，也会带来新的社会矛盾，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和考虑。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人们心中，是激荡着和交织着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多么深沉、多么热烈的“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啊！

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文学创作只是一般地停留在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阴谋的罪行的鞭挞和揭露上，他们需要的是更深刻、更有概括性的艺术水平更高的作品。他们需要读到那种能够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反映出十年动乱及其危害的广阔场景，并进而对这些灾害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给以深入剖析的作品。

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文学创作只是停留在由于“四人帮”的摧残和毒害在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中所造成的创伤的浮泛的描绘和控诉上。广大读者需要读到那种具有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能力、更加深切的思想洞察力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是悲愤的呐喊，可以是深刻的解剖，也可以是提出某些引人重视

的问题而不一定作出完满的答案；然而，它们应当使人看到生活的前景，应当有助于伤痕的疗救，应当给人以美好的希望。

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文学创作只是一般地反映我们的革命历史，反映我们走过的艰巨的战斗历程（我指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些年月）。人们要求我们的作家能够从十年的灾害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人们要求我们能够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我们的革命战斗历程有一个历史的再认识，并且通过各种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把这种再认识真实地体现出来。

人们已经不再满足那种只以情节的离奇曲折取胜，却不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精神从而也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品。人们期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更加勇敢地前进。人们要求我们的作品中出现更多更为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要求我们对作品的细节和情节有更真实更生动的描写。人们也要求我们的作品具有更优美的语言，更精炼的结构，更高超的技巧。

人们也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当我国九亿人民都在意气风发地开始了为实现四化而进行的伟大长征的时候，当各条战线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面貌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创作却不能迅速地使这场翻天覆

地的伟大变革在文学上得到充分的真实的反映。人们期望有更多的反映四化、促进四化、歌颂四化的作品（其中当然也包括那种为四化排除障碍、扫清道路的作品）出现。四化需要闯将，文学创作也需要闯将。人们期望更多的作家成为反映四化的闯将，也期望在我们的创作中出现更多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闯将的典型人物形象。

时代在前进，人民的要求在不断提高。那末，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在怎样回答人民的热切而又严格的要求的呢？

我觉得，尽管我们并不自满，我们还是应当肯定：我们的作家们，以他们的深入和积极的创作实践，以他们不断燃烧着的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炽烈激情，以他们坚定的艺术家的勇气，正在回答着人民的要求和期望。他们的答案是丰富的、有力的。他们也将理所当然地得到人民衷心的赞扬和肯定。

在一九七九年，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使我们的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看到：有不少作家都能够以强大的历史感使自己的创作题材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那种雷同化的揭露“四人帮”的政治阴谋和残暴罪行的作品减少了，代之而来的，是一批充满了浓烈生活气息、从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背景的角度和规模，来

反映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和变化的作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在人民及其死敌之间所展开的生死搏斗中，人民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和磨练，不管这场斗争是何等的惨烈和惊心动魄，钢铁和渣滓最终总是会历史地恢复其本来面貌。女作家谌容的题为《永远是春天》的中篇小说，以她描绘人物和情节的值得称道的精确性和分寸感，把历史的纵深发展和社会生活场景的具体描述，是如此生动地交织在一起。通过几个使我们感到既熟悉又新鲜的人物的塑造，通过一个相当宽广的生活侧面的真实刻划，使我们仿佛和作品中具有各自性格和命运的人物一道，经历了一场极其激烈而又复杂的战斗。具有旺盛创作潜力的作家从维熙，刚刚甩掉了身上的沉重负载，就一口气写出了好几部从各种不同的生活角度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着重描绘两个老干部（两个无限忠于人民事业的坚强战士），在不同的遭遇中所进行的动人心魄的思想的搏斗。他们的命运和结局是不同的，但从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凛然正气，却能给人们带来同样强烈的感人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人增强这样的信念：不管敌人给我们的战士准备了怎样的“炼狱”，他们想要折断共产党人的巍然挺立的脊梁骨是不容易的。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和骨肉，却不会改变那永远属